

3月29日，音乐大师克里斯托弗·潘德列茨基于波兰病逝，享年86岁。作为全球古典乐坛硕果仅存的一流作曲家，潘德列茨基的离去，是世界古典乐迷的重大损失。他的离去带走了一个时代。

# 大师已去，美乐犹存

王贇

脑海中依稀浮现2018年10月潘德列茨基指挥波兰华沙交响乐团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演出的实况，那是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现场领略大师风采。虽仅指挥半场，但足以令人回味无穷，85岁高龄的他，指挥台上颇有将帅

气度，张弛间的点位提示带着股忍者般的内隐力。1960年，潘德列茨基以一首《广岛受难者的挽歌》震惊乐坛。其对人类传统听觉印象的挑战和对乐器“极限音高”表现力的大胆追求，使《广岛受难者的挽歌》的诞生成为二十世纪古典音乐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原本今年4月潘德列茨基计划再度莅临申城，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这部成名作。大

师的离去，让这场音乐会成为沪上乐迷永远的遗憾。

作为当代先锋派音乐的代

表，潘德列茨基的早期作品以微音划奏和密集音簇的音响为特色，展现了其奋力探索并拓宽音响领域边界的激情与率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广岛受难者的挽歌》《时间与寂静的维度》《第一弦乐四重奏》为代表的新型作品宛如一股急流冲刷尽长期被序列主义和新古典主义风格程式化压抑的斑痕，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音乐革命。七十年代以后，潘德列茨基回归“新浪漫主义”，消磨了些狂飙突进的先锋锐气，在传统与先锋之间找到了平衡，既顺应了当时艺术领域万花筒般“爆破”后综合性回归的趋势，又为当代音乐的普及建构了桥梁。

潘德列茨基的作品中笔者最喜欢的《第二交响曲（圣诞）》便是其回归期的代表作，也是其作品中可听性较强的。这部作品首演后因“过于传统”而被评论界口诛笔伐，但其回归奏鸣性结构、回归传统调性、彻底推翻自己熟悉的音乐语言的勇气，何尝不是一场新的革命？2016年11月，笔者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首次与大师相逢，聆听他指挥自己的《弦乐小交响曲》，亦为回归期之作，饱含着他对音乐宗



春色（中国画）张吉

教般的虔诚。回到前年10月那场音乐会下半场“小提琴女神”安妮·穆特与波兰华沙交响乐团合作的潘德列茨基《第二小提琴协奏曲（变形）》，在继承古典变奏原则的基础上，仍可清晰分辨小提琴对传统调式特性和音高范例的先锋性突破。当潘德列茨基在安妮·穆特的搀扶下，在乐迷的欢呼声中缓缓走下舞台时，恐怕谁都没想到这将是申城乐迷与大师的最后一面。

印象中，潘德列茨基生前是全球绝无仅有坚持交响曲体裁创作的大作曲家。自1972年着手创作《第一交响曲》、2007年完成《第八交响曲》直至2017年《第六交响曲》全球首演，他一生共留下八

部有明确编号的交响曲。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潘德列茨基频繁光顾中国演出、讲学，尤其近几年，但凡身体允许，耄耋之龄他几乎年年都来中国，而其交响曲创作的收官之作《第六交响曲（中国诗歌）》专为中国而写，展现了世界顶尖作曲大师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独特理解。

去年4月，宝岛台湾指挥家吕绍嘉携德国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托马斯·鲍尔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于申城演绎了这部作品，笔者亦有幸现场聆听。暧昧不清的木管、半音化模糊的弦乐以及对于打击乐的大胆使用仍可窥早期先锋音乐之滥觞，而现代和声编织出的迷离光影晕染出一片印象风格的民歌意境。泛调性歌剧风格中中国诗歌的吟诵以及二胡的运用，让这首《中国诗歌》更加原汁原味。大师近半个世纪的交响曲创作以《中国诗歌》收官，令人庆幸，更令人感动。

晚年的大师关注中国，学习中国，并将交响曲创作最后的归宿落在了中国。大师已去，美乐犹存。告别了大师云集、各领风骚的时代，反观当下，期待能有一批新的音乐人尽快拿起接力棒，更希望未来新音乐创作、引领之魂能够发于中国、长于中国并继续走向世界。

山风吹荡，我心翱翔，生命意志的拼搏与挺拔。

## 石阶 高元兴

斑斓的群山，油画似的泼墨，挥洒天穹的深邃与浩茫。那么多诗意，那么多激情和遐想，在巍峨中迸发绚烂。

生命的大写意，灵魂的呼啸，意气风发的激昂自我。哦，站在山顶，极目眺望，尽情地赞美，赞美——那峭岩，那奇峰，那劲松摇曳中的淡淡夕阳；飞鹰，一抹闪动的霞光……

回首来路，但请莫忘，脚下的那层层斑斑的石阶。那朴实的敦厚，那执着的崎岖，那盘旋着的一层层坚韧和倔强。

石阶，是大山的肩胛，敦厚而坚固，能扛起梦想和希望。

哦，且莫忘记，这低下而谦恭的石阶。它护卫着你，托举着你——踩着它的肩，你才登上这风光绝佳的群山之巅，俯瞰苍茫。

老阿姨姓谈，因她在我家做了二十多年，所以我们叫她老阿姨。

我四岁时母亲带着我和一岁的妹妹从南京部队转业，在上海安了家。请了保姆后，母亲就告知她厨房在哪里，两个孩子多大，然后交出票证和菜米钱，全部管理工作就結束了。无为而治，是因部队出身的母亲初到上海，还不懂怎么对保姆“有为而治”，但在老阿姨心里，却视之为对自己的信任，是把她当作自家人，她要倾尽全力照顾好这个家。

那时候物资紧张，买样样东西要排队。老阿姨每天天不亮就去菜场，这个队里放个板凳，那个队里放块砖头，自己再去站个队，人多队长，往往那板凳和砖头排过头被踢出来，此时老阿姨就变得凶悍，连骂带喊手脚并用，跟拖她出来的人争斗，每次拎着满满的菜篮回到家，都披头散发衣衫不整。老阿姨是苏北人，擅长红烧菜，狮子头、红烧肉、红烧蹄膀……都好吃极了，至今我的口味还留着她的痕迹。

吃饭时，她总是拣蔬菜吃。我小时候胆小软弱，最大恐惧来自弄堂里的男孩，他们会爬上我家院子墙头示威似的走来走去骂脏话，会在我身后吹口哨大声怪叫把球往我身上踢……老阿姨是我的救星，一听到我的惊叫，就会及时冲出来，捞起一根晾衣竿往墙头上挥舞，一边叫骂：“野小鬼，下去！……”来人在竹竿下落荒而逃。

老阿姨丈夫早亡，只有一个已婚女儿，按乡下规矩是不好跟女儿住的，怎么办呢？母亲就当起中介，把她介绍到一位著名越剧演员家做保姆。

大概半个月后的一天，老阿姨来了，神情沮丧，说那家没有小孩，住的是整套公寓，见不到一个邻居，白天夫妻俩上班，交给她一块抹布，让她擦拭红木家具，她实在做不惯……于是，母亲又找关系介绍她到电影厂一位编剧家里做，那家有三个女孩，和我差不多大，而且住得不

远。我很高兴，常和妹妹去看老阿姨，和三个女孩也成了朋友。老阿姨在那儿做得很好，母亲也放心了。

1966年，老阿姨又回到我家，一直做到八十年代才因病告老还乡。我在外地工作，没能见她最后一面。

她来时我还没上小学，走时我儿子已经四岁，也是她一口口牛奶喂大的。每到年节母亲给老阿姨寄钱，我都要附上一份，当年我坐在她腿上承诺过的。八十年代后期我从安徽调到金山石化，老阿姨知道后托人带信来问，妹妹怎么调到山上去了？她爬得动么？母亲告诉我时，我的眼泪一下子下来了。现在经常听到保姆和东家的故事，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保姆一心想赚东家的钱，东家对外人挑剔防范之心不死，每当此时，我总是想起老阿姨，想起她和我们家共同度过的岁月……

明天请看 想念钟点工王阿姨

油菜花开到如黄金流泻的时候，养蜂人就来到了那片临河高地的缓坡上。不知道他们是哪里人，只知道他们从南方来，或许比南方更南的地方。

他们是一对夫妻，缓坡上搭着简易的帐篷，边上停放着一辆长斗皮卡车，几十个蜂箱依次排开，男人女人都戴着配有网罩的斗篷。每日天亮，打开蜂箱，几千只，不，几万只蜜蜂便舞向那些开到正好的花朵。

他们的驻地离村庄不远也不近，极少和人说话，保持着恰到好处神秘感。少年时，我甚至对这个行当充满着好奇的想象和浪漫的向往，不禁忆起《天龙八部》里乔峰对阿朱的那句未践承诺：退出江湖，到塞外牧马放羊。

你想啊，他们所做的，确实确实是甜蜜的事业呀。万千的蜜蜂追踪着餐饮天地雨露精华的花草，酿最纯正的蜂蜜、蜂胶、蜂王浆。他们真是活在了甜蜜里，连空气都应该是甜的吧。

你想啊，他们每天面对的只有大自然，没有俗世社会里的纷纷扰扰。大自然多么安静美好，有穿林的风，有打叶的雨，有黑色天幕上钻石一样的星星，有无边旷野里演唱会一般的鸟虫和声。在这样的环境里，连睡眠都是安稳清甜的吧，直到被漏进来的天光唤醒。

你想啊，他们每时每刻都能看到彼此。随着花信，从南到北，千山万水，万水千山，有甜蜜，也会有困厄，譬如狂风吹散帐篷，暴雨虐伤蜂群，盗贼窃走物件，但好在，总能够把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也曾近距离观察过他们的生活。虽然是临时居所，但该有的也都有。早先是用几块砖石垒砌的小灶台，后来用上了煤气，米、面、油、咸菜瓶子摆在阴凉处。几泡沫箱的培土蔬菜绿油油的，玻璃瓶子里插满长长短短的野花草。一条狗，几只鸡，前前后后撒欢儿跑着，收音机在一边自说自话，搭在皮卡车里的晾衣杆上红红绿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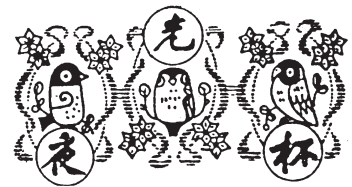
黄昏时分，蜂群如得神谕嗡嗡归来，忙碌完这一切，晚霞在西天红得正浓，风风火火的男人静下来，想喝点白酒解乏；轻声细语的女人手脚利落，随手拿几个鸡蛋炒了一碟。两人说说话，或者什么也不说，都很美好。不远处的河水哗哗作响，好闻的湿气弥散而来，村庄上空炊烟四起，不一会儿，晚霞退去，繁星满天，夜风入怀，是该睡了。

在某一天，你再望向那个高地的缓坡，发现已经没有了皮卡车、帐篷、两个人、万千蜜蜂，仿佛这些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通常这个时候，意味着你这里已是春暮花尽了。他们，可能去了更北的地方，再次寻觅金黄的油菜花、银白的梨花、粉红的桃花以及各种颜色的花海。

所以，不要称呼他们为养蜂人，就把他们说成是追逐春天的人吧，也可以说是活在春天的人。能够指挥他们的，只有南北绵延传递的春日花信。为此，不惜单车两人千里奔波，不怕日晒风吹终日劳碌。

辛苦吗？当然！

心苦吗？不会！



## 说北京毛驴儿

汪兆鸾

驴，家畜。可用来乘、挽、驮及拉磨等，可堪粗食，饲养使役方便。驴浑身是宝，其肉鲜美，其皮可熬阿胶，一味中药，滋补养血疗效甚佳；驴皮还可制成皮影，配以说唱，演绎故事，为北方观众喜闻乐见。

据《苕溪渔隐丛话》载，李白在华阴县骑驴，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自说“骑驴三十载”。

北京使役毛驴历史悠久，极为普遍。据清人吴长元撰《宸垣识略》载：“旧日制，御史乘驴”，将驴之使役列入朝纲。试看，身穿上绣垂云红日，下绣海水江牙，左右或绣八宝或八仙，中绣飞禽或走兽朝服的文武官吏，骑长耳短毛之驴，与草民混在一起出行，有些滑稽可笑，却有亲民味道。明朝宣德年间，御史改骑高头大马，其尊卑自不必说。

明末，弘光称帝，新上任之礼部尚书才子钱牧斋，携江南名媛柳如是赴任，“道出丹阳，同车携手，或令柳策驴而随其后，私语柳曰‘此一幅昭君出塞图也。’”（《牧翁事略》）钱牧斋与夫人柳如是调笑而已，与历史昭君出塞之慷慨悲壮，岂能相提并论？

历史由细节构成，从骑驴可观社会世情和民生的文化景观。清初剧作家、被康熙帝称为“老名士”的尤桐，才华富赡，工诗词曲。他的《偶见》写京城妇女骑驴之景，“夹道骑驴女似云，避风半掩碧纱裙”，未几刻意打扮的美女们骑于驴上，衣襟飘逸，天性不泯，端的是悠然自得，其积极生活之风貌，尽在诗间。

男人骑驴亦有侠气。元时，有张伯玉者，美髯过腰，豪壮，善酒。有诗写他“西山晚景好，饮酒不下驴”。明末举子丁也鹤，清入关后，当了个内廷教习小官，以《续金瓶梅》一书名噪京城。史载，他在米市筑别业（墅），雅号“陆舫”。京城文人常到雅聚，饮酒赋诗。一位在外地为官者，“策长耳驴，冒风雪，日驰三四百里，至华严寺‘陆舫’中，召诸贵游山人。琴师剑客，杂坐酣饮，笑谈怒骂，笔墨淋漓。兴尽，策驴而返”（《宸垣识略》）。日驰三百里之驴，存疑。旧日交友，善饮，能文墨，狂放不羁者，有拂衣高蹈，不囿流俗，人格流洗的真率的豪侠之气，有“士”的精神存焉。

到了清末民初，驴仍是京城乘、挽、驮工具。当时有赶驴胡同，即出租驴之市场。供人骑者称脚驴，出租驴者叫驴户。大凡游览、逛庙会，走亲戚、购物多雇脚驴。脚驴颈系铜铃，背披棉鞍，租者骑于驴上，铃声叮当，驴蹄嗒嗒，游于市井，自有一种风趣。听长者讲，民初游颐和园，可到西直门楼下雇脚驴，交足押金，驴户扶你上驴后，往驴屁股上一拍，那脚驴不用驴户跟着自行上路，两个时辰到颐和园东门牌楼下，那里早有驴户人家恭候。待客人游罢美景，脚驴已水足料饱，骑乘回家时，脚驴速度加快，待夕阳西沉，脚驴便抵西直门，驴户验驴无损，收大洋一枚，退回押金，拱手告别。

查鲁迅1926年3月7日日记，上有“同品青、小峰等九人骑驴游钓鱼台”。鲁迅诸人所骑脚驴，皆有驴户周到伺候左右。游完钓鱼台九人又乘驴到刘半农处吃家宴，同席者有林语堂等十人。那天乘驴游玩赴宴，鲁迅是快乐的。“昨夜为害马（许广平戏称）剪去鬃毛”（鲁迅3月6日日记），似是“共剪西窗烛”。十一天后，“三一八惨案”发生，刘和珍等喋血，鲁迅参加其追悼会，作《纪念刘和珍君》。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毛驴落寞地退出它们曾经热闹的舞台，回归乡野，有些失意，偶尔发些驴脾气。



明日请看 想念钟点工王阿姨 责编：杨晓晖